

第十冊

卷十五

記書

卷十六

雜著

題辭

跋

墓誌銘

馮少墟集

陸



馮少墟集卷十五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記

關中書院記

余不肖偕諸同志講學寶慶古刹有年矣歲已酉十月朔日右丞汪公憲長李公憲副陳公學憲段公聯鑣會講同志幾千餘人相與講心性之旨甚具驩然日晡始別瀕別諸公謂余曰寺中之會第可暫借而難垂久遠當別有以圖之

明日卽以寺東小悉園檄咸長兩邑改爲關中
書院延余與周淑遠諸君子講學其中而汪公
復爲書院置公田延綏撫臺徐公聞而嘉之以
俸餘增置焉講堂六楹諸公扁曰允執蓋取關
中中字意也左右各爲屋四楹皆南向若翼東
西號房各六楹堂後假山一座三峰聳翠宛然
一小華嶽也堂前方塘半畝豎亭于中砌石爲
橋偏西南不數十武掘井及泉引水注塘井覆
以亭二門四楹大門二楹舊闢于南緣鄰官署

冠蓋紛逕深山野人不便廁跡因改于西巷境
益岑寂且不失吾顏氏陋巷家法也西巷地基
乃用價易民居大門外復構小屋數楹仍居數
家以供灑掃之役前後稍爲脩葺未及數月煥
然成一大觀矣松風明月鳥語花香令人有春
風舞雩之意而劉郡丞孟直復爲八景詩以壯
之一時同志川至雲集吾道庶幾興起而余愧
不足以當之也一日講畢諸生請曰自昔書院
剏建皆有記而當道諸公盛舉又不可泯焉不

彰也先生得無意乎余唯唯因進諸生論之曰
我關中形勝甲于天下義文武周後先崛起弗
可尚矣自橫渠後理學名儒代不乏人蓋文獻
之邦而學問之藪也吾輩生于其後何可無高
山景行之思且書院名關中而扁其堂為允執
蓋借關中中字闡允執厥中之秘耳夫中之一
字自堯始發之所謂堯得統于天者此也然中
與不中雖見于事而實根于心舜又恐人求中
于事而不知求中于心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旨微矣然危微精一
之辨莫詳于子思中庸一書蓋中之為德庸德
也中之為言庸言也喜怒哀樂中節子臣弟友
盡道是也于此一一中節一一盡道直至中和
致而位育臻然後可以合無聲無臭之妙然後
可以語盡性至命之學嗚呼豈易言哉夫喜怒哀
哀樂中節固也若必待已發而後求中節子臣
弟友盡道固也若必待既感而後求盡道則晚
矣故必當一念方動之時而慎之而後能中節

盡道也此慎獨之說也故曰其要只在謹獨雖然又必待念起而後慎之則亦晚矣故必當一念未起之時而慎之而後能中節盡道也此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之說也故曰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一念未起則涵養此心一念方動則點檢此心于此惟精于此惟一庶乎有不發發皆中節有不感感皆盡道矣嗚呼豈易言哉然人多不肯用戒慎之功者何蓋亦未知本體責任不容諉耳且天命之謂性非命之甘食悅

色如告子所稱正命之使我位天地命之使我育萬物也我能位育則性盡而能復天之命我不能位育則性失而無以復天之命可不畏哉命如君命父命師命然君命父命師命皆着于聲臭而惟天命不着于聲臭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之命我者如此其重而又無聲臭之可即念及于此喜怒哀樂雖欲不中節不敢也子臣弟友雖欲不盡道不敢也獨雖欲不慎不覩不聞雖欲不戒慎恐懼不敢也孔子曰畏天

命又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彼不畏者原不知耳若知之豈敢不畏哉知本體之難諉自知功夫之當盡而或又謂本體原自現成用功卽落意說是謂天地本位萬物本育而我必不位育之也棄天襲天甚矣其如天命何嗚呼位天地育萬物聖人此天命凡人亦此天命上而天子此天命下而庶人亦此天命無聖凡貴賤無弗同者今吾輩自天生以來俱各命之以位育之性俱不容不講危微精一之學卽汲汲皇

皇異日猶未知能復天之命否也而尚敢暇逸爲哉上帝臨汝無貳爾心願共勉之諸生懍然曰今而後始解允執之義矣敢不努力以毋負上天所以命我之意于是次其語書之以爲記時大叅閔公熊公憲副劉公張公常公郡守尹公二守朱公鄭公沈公節推王公咸寧署篆別駕孫公長安令楊公皆興起正學襄厥成事例得並書徐公諱宗濬南昌人癸未進士汪公諱可受黃梅人庚辰進士李公諱天麟武定人庚

辰進士陳公諱宁歷城人壬辰進士段公諱猷
顯固始人壬辰進士閔公諱洪學烏程人戊戌
進士熊公諱應占隆昌人壬辰進士劉公諱一
相長山人丁丑進士張公諱問明壽光人辛丑
進士常公諱守信磁州人己丑進士尹公諱伸
宜賓人戊戌進士朱公諱星耀貴溪人癸未進
士鄭公諱敷原長治人壬午鄉進士沈公諱震
龍臨安人乙酉鄉進士王公諱大智王田人甲
辰進士孫公諱謀蒲州人選貢士楊公諱鶴武

陵人甲辰進士其餘捐金助修諸公姓氏不能
備書俱載碑陰

復性堂記

金谿吳踈山先生理學醇儒也家踈山之旁自
少至老講學于斯先生沒若干年而郡大夫即
其地肖像立祠祀之甚盛舉也後有屋一區顏
曰復性堂曩時諸名公嘗就此堂而講業焉頃
先生仲嗣中丞公馳書山中問記于余余與公
為同年同志私淑先生有日誼何容辭余惟聖

賢之學心性之學也人之一身止有此心性在何處不知心所具之生理為性非心外別有性可對言也性不可見而見之于情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情也而必有所以能知愛能知敬者性也然其所以能知愛能知敬者又孰為之天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天命之以能愛之性而後能知愛天命之以能敬之性而後能知敬惟其性善故其情善亦惟其情善故知其性之善耳不然性不可見又安所據而曰善邪性情本一

物特因寂感而異其名而先儒有情其性性其情之說是以性為善而以情為不善也亦不思甚矣且是性也一物不容而寔萬物皆備上物字指欲下物字指理今有人焉或指之曰若能孝若能弟若能忠信即再三稱之亦欣然皆受而不嫌其多不然而或指之曰若不孝若不弟若不忠信即一言及之且艱然不受而何況于再夫其欣然皆受也是發于性之所本有也可見萬物原來皆備心體原來有善其艱然不受

也是發于性之所本無也可見一物原來不容
心體原來無惡而或謂無善無惡為心之體何
哉以知善知惡為良知而以無善無惡為心體
是又以情為善而以性為無善也尤不思甚矣
人性皆善而習始有不善孔子標講學二字正
使人變其習而復其性也其功豈不賢于堯舜
遠哉先生之言曰吾人講學却要識得大頭腦
總只是盡性性者天地萬物之同源又曰性一
而行百即孩提之知愛性也而行具矣闇于性

而語行者妄也外其行而語性者虛也嗚呼先
生可謂淵源堯舜而得孔子孟之宗矣先生生平
行履如為令以循良稱為御史以直介稱不具
論論其大者當分宜柄國先生誼托枌榆而又
資深望重旦夕當遷卿貳而先生獨先幾引去
若鴻冥鳳舉不可爵羅人咸嘆先生迂拙而不
知當時巧捷之士如某某輩雖倖取一時富貴
而卒之身名俱敗悔之無及然後知先生之見
遠而先生之不可及也昔孟子推尊孔子而斷

之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余故于先生出處之大者斷先生之學真能復性云近世士大夫多以講學為諱講學者又多以心性為諱又何恠其躬行之不逮而仕止久速之不當可也吁亦足憐矣中丞公家食時嘗約宗黨同志月三為會講學于此堂以紹述先生之訓今節鉞三晉而猶惓惓不忘此堂學可知也余懵不知性聊書此以志私淑若闡颺先生微言真旨則自有諸名公鴻筆在

關中書院科第題名記

萬曆己酉冬當路諸公為余創關中書院講學其中越三年壬子從遊諸生得雋者伐石題名於書院乞余為記且曰先生之設科有日矣初講於家後講於寶慶寺自辛卯甲午後科第濟濟稱盛矣題名當從辛卯始惟先生命之余曰然即此推讓一念是諸君善與人同意也敢不成諸君之美遂不辭而漫為之記遑代無論近世題名者多矣聲聞過情君子耻之而余又為

之助其波可乎是不然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涸可立待此無本之名不可有也故君子耻之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此有本之名不可無也故君子取之而說者槩以名為不必有誤矣昔顏淵閔子寒焉冉伯牛仲弓以德行名宰我子貢以言語名冉有季路以政事名子游子夏以文學名凡此皆有本之名也而其本則皆得之於學蓋道者源也而學則所以濬其源道者根也而學則所以培其根

故從講學入則吾道一以貫之不惟德行是即言語政事文學亦是所以諸賢各得成其名不然而不從講學入則道本一而裂而為四德行不過一自好之士政事不過一功名之士言語文章不過一口耳辭章之士不惟言語政事文學非即德行亦非矣又烏得與聖門諸賢論名哉是則皆是非則皆非於此毫髮于彼尋丈故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諸君講學於此固欲成為聖為賢之名德行必欲為顏閔言語必欲

為予賜政事文學必欲為由求游夏非徒僅僅成科第之名也者如第曰成科第之名則雁塔豐碑不啻足矣又奚取于斯邪雖然書院之講固不專為科第而即科第亦足見書院講學之益惟諸君不以一時科第自多而以聖賢有本之學自勉使鄙鳩子厚藍田四呂高陵仲木再見于今日則業與名世爭流而名與天壤俱敝寧直諸君不負科名即關中書院亦當與白鹿嶽麓並名不朽矣余不與有榮施也哉是為記

書

與友人論文書館課

今天下蓋稱文盛矣學士大夫搦管抽思摘葩揆藻人虵珠而家荆玉豈不彬彬質有其文哉顧縱橫滋而撲茂散虛無熾而大雅微其流弊有出文詞外者關係人心世教匪細故也起弊維風是在足下僕敢畧陳其愚而足下察焉夫六經尚矣下此談文者不曰國策則曰秦漢不曰佛老則曰莊列建安而下率置貶辭矣然其

間如昌黎廬陵輩猶或寓目焉曰此詞人之雄也如濂洛關閩見謂迂遠而闊于事情曰此宋頭巾語耳不翅瓦礫置之矣夫宋之文載于性理一書其雕章琢句焜耀耳目不逮國策諸書僕不敢強爲左袒但其析理闡義羽翼聖經亡論韓歐卽秦漢有之乎亡論秦漢卽左國有之乎子輿氏以來此爲正印奈何以瓦礫置之也僕嘗讀國策秦漢諸書其詞旨高古闕深不具論論其中所載事多縱橫捭闔之術其機械變

詐至不可方物佛老莊列諸書叛經非聖倡爲虛無寂滅之談其不雅馴處薦紳先生難言之今世學者問宇國策貫旨曇眇其意甚盛但恐數年莊嶽不止齊其語耳益常人溺于所聞曲士局于所見讀縱橫捭闔之書不覺流而爲機械變詐之人讀虛無寂滅之書不覺流而爲放縱恣肆之人其始也止艷羨其文詞其旣也耳濡目染不知不覺併以移易其心術而瑕類其人品可不脊哉雖然揀縱橫虛無之弊者在于

明理上而六經孔孟下而濂洛關閩夫非理學之淵藪而脩詞之標的與試取此諸書讀之猶令人鄙吝消融心胸開朗勃然有正人君子之思卽不然而亦不至于爲縱橫爲虛無也故曰文章以理爲主願足下之熟計之也或又謂文章理學原不相能以理學爲文章不迂則腐僕斷以爲不然夫談理者莫如易而六經中稱最奇者亦莫如易談理者莫如孟子而戰國皆稱最奇者亦莫如孟子但今人未之深思耳然今

人爲文其主意與古人異古人爲文主意在發理而翼聖今人爲文主意在炫辭而博名主意在理故讀理學諸書易入而易信主意在辭故不得不剽取國策莊列以塗人耳目詎知浸淫之久其弊有出于文詞外哉然則爲文者宜何如僕以爲六經孔孟其正鵠也濂洛關閩其嚆矢也注精凝神于此務必至于解悟而後已則此心確有主意而後間取國策秦漢及諸子百家之書讀之以爲射䟽及遠之一助使不至詭

遇以獲禽庶幾乎返縱橫為樸茂挽虛無為大雅乃稱藝苑良工哉此僕所有志而未逮亟欲請正于足下者惟足下財啓

答同志問族譜書

承問族譜僕至寡劣何以復命雖然竊奉教于君子矣敢無說而處于此夫族之有譜猶國之有史尚矣第史之為道備載善惡用昭勸戒要之以義為主譜之為道揚善隱惡有勸無懲要之以恩為主不可一槩論也乃今之作譜者則

不然縱筆訐發略無顧忌自以為不虛美不隱惡自負曰直人亦從而直之居然史遷復出矣不知其直正有不在此者惟是家世寒微不諱可也事行細小不忌可也有可稱則傳無可稱則闕可也微顯闡幽據事實錄不至溢美可也卽此便是直又何必縱筆訐發略無顧忌而後為直哉無論族譜卽郡邑修誌其載善惡昭勸戒此固毫髮不可諱者尚且于職官一類但寓褒貶于三十年之前于三十年之後者則闕之

一則有自己曾相與之嫌恐是非涉于愛憎一則公論必久而後定故姑以俟之異日夫修誌且然况脩譜者可輕肆褒貶乎李獻吉謂子孫而不錄其先人是悖亂之行也若錄其先人而又訐其過其為悖亂孰甚焉古人不又云乎作法于涼其弊猶貪作法于貪弊將何極今之作譜者雖似過訐不過一時講究未明誤以訐為直耳猶屬無心倘後世子孫一有小嫌不能稍釋借此族譜洩彼忿心則是以古人敦仁廣孝

之書為後人報復思讐之具也又誰為之作俑哉綱常風化關係不小奈何不慎之于始而猶沾沾以訐為直也嗚呼不虛美不隱惡此在作史則可若譜則但不虛美可耳禮諱尊親不隱可乎執先是作者誇其門闕多失于虛美近日作者懲其虛美又失于揚惡虛美則以恩掩義固不可揚惡則以義傷恩尤不可此作譜之所以難也鄙見如斯惟足下教之幸甚

奉許敬菴老師

從吾不佞不能勉自策勵以答老師之知然繩趨尺步何莫非老師賜也猥托榆枋敢云自致願影增慙涇源感德恭惟老師門下主盟吾道表凡人倫凡寓內後進之士思挹台光而聆緒論者不翅如泰山北斗况從吾夙辱陶鑄被化尤深所不祓滌矜奮而甘自暴棄其若上負名教下負生平何微倖以來日夕兢兢尤甚于諸生時時與同志諸君子講明此理反覆體驗務實得于身心而資闇學踈恒不免二三之擾奈

何老師時惠教言閱其愚而匡直之幸甚今天子寤寐者英尊崇理學行將起老師于東山為學士大夫典刑為斯世斯民造福是又中外士紳所共為引領者豈從吾一人祝願之私

答李詢堯同年

承教巧拙二字深服特識樂只君子民之父母烏用巧為也昨許敬師貽書畧云閒觀世故知功名富貴之無常絕不萌一毫驕侈之念弟又為之說曰閒觀世故知功名富貴之有數絕不

海山先生集 卷五 書
萌一毫揀擇之心夫既無揀擇矣卽巧將安用
之年丈夫古心質行卓爾不羣弟年來每與淑遠
諸兄弟談身心之學惓惓念詢堯不置詢堯勉
旃毋以拙之一字爲迂也

答饒映垣同年

郡守古稱二千石其展布所學使元元受福視
監司更切弟殊爲年丈夫喜至尊諭謂此正學問
明證日弟爽然自失矣學問原非玄虛臨政蒞
民靡匪實際事上接下摠屬真修所貴透悟者
透悟乎此耳敝差幅負廣闊拮据孔躋况弟以
病軀當之其不勝明甚惟是兢兢一念不敢輕
易放過此可以盟之幽獨而亦可以質之年夫
者也惟年丈夫不惜箴規震發蒙蔽幸甚

答蕭慕渠老師

從吾自罪歸來一切時事不敢聞惟與二三同
志立會講學以求寡過于萬一承教出力擔當
從吾雖非其人實不敢不勉也第聖賢道理原
不落口耳而以口耳擔當之則支原不涉意氣

而以意氣擔當之則激原不借興致而以興致
擔當之則易作輟從吾清夜沉思惟恐墮此三
者之病奈何惟老師終教之幸甚

答強睿菴侍御

承教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夫人之志不同有志
事功者有志氣節者有志道德者要之道德可
以兼事功氣節事功氣節不可以兼道德求志
者惟求志此道德譬如樹培其根水濬其源異
日遇事功則事功而非倚于事功遇氣節則氣

節而非倚于氣節不患其華不茂而流不長也
若不辨所求何志而第曰求志無論思不出位
謂何竊恐古人亦不若是之憧憧擾擾矣昔子
路志在強兵冉求志在足民公西華志在禮樂
其志豈不甚偉不知由志強兵矣如或知爾而
畀之足民之任求志足民矣如或知爾而畀之
禮樂之任赤志禮樂矣如或知爾而又畀之強
兵之任三子者其將何以應之得非所行者非
其所志而所志者又非其所行者邪雖大賢作

用臨時自有轉移而要之畢竟有所倚故夫子獨喟然于春風沂水之點者誠進三子之事功氣節于一無所倚之域也豈徒與其逍遙曠達而已哉夫志如三子而夫子猶進之况後世之志事功氣節者不求進于道德可乎不然喜談事功氣節而不信講學其不為功名客氣所累者幾希鄙見如斯不知明公以為何如

與友人

吾儒之學以孔孟為宗二氏之學宜所不道門

下才大學博言孔則孔言孟則孟言佛老則佛老任其揮霍無不如意此自門下緒餘非可以淺近窺測者第恐學者聽其言不得其意志清兩可功分多岐勢且必進二氏而絀吾儒其所關係不小且今聖學不明異端蜂起非門下砥柱中流又孰與迴狂瀾而障百川哉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余亦曰能言距佛老者聖人之徒也昨因賤恙不能多談別來體驗此心覺過不去然不為門下一言此心亦覺過

不去卽此是良知也不知門下以爲何如

答逮確齋給事

王使君人至辱翰教展讀周環宛如疇昔雁塔之會愉快可知弟茫不知學而比年靜中體驗益覺學問功夫不容易言大抵悟處欲高欲透修處欲實欲確故言知不言禮名爲虛見言禮不言知名爲循跡一以貫之此吾儒之正心而易大傳知崇禮卑之說也近世學者多馳騁于虛見而槩以規矩準繩爲循跡其弊使人猖狂

自恣流于小人而無忌憚此關係于人心世道不細弟方妄爲此懼而來諭獨揭此四字爲言真可爲近世學者對症之藥且年兄如此用功同志自當興起而猶然以旁無疆輔爲歉得非造彌實而心彌虛邪景逸桂渚二兄誠吾道中不易得者第愧弟非其人耳聚首何日願各努力

答涂鏡源中丞

遠辱翰教深感提撕大學稱至善此性體也知

止者知止于至善也知止則見不落空心不涉
妄此所以定靜安慮得取之左右逢其原耳修
身爲本功夫正在此而世之學者多談玄說虛
舉至善而一空之令人茫然莫知所止其蕩檢
踰閑無所忌憚何恠焉老公祖倡學榆塞獨揭
孔曾之宗其有功于吾道甚大從吾多病暴棄
自每旬會講外日惟閉關靜坐每靜極則此心
湛然如皓月當空了無一物似乎少有所窺然
終不敢自信不知知己何以震發之使不終于

暴棄幸甚神木高君能知皈依門下將來造詣
必不可量聖學源流此刻大有關係初學之士
縱有志向苦乏見聞得此可以探崑源而陟華
巔矣使旋此謝臨楮皇悚

又

歲序更新玩愒如舊方切愧懼迺辱手教儼若
對談開我寔多敢不佩服佳刻疏草字字忠謹
言言經濟蓋從學問涵養中流出者當與古名
臣奏疏並傳什襲珍藏三復歛衽從吾不肖年

來與同志講切雖茫無所得而此心稍覺有一
二悟入處聖賢學問要在知性大學止至善此
性體也性體至善乃天生來自然而然不假一
毫人力故曰天命此至善之性體率之則為道
盡之則為聖人率性是本體盡性是功夫率性
衆人與聖人同盡性聖人與衆人異不可不辨
也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此率性也衆人
與聖人同至于知擴而充之以至于保四海此
盡性也聖人便與衆人異矣孩提知愛稍長知

敬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于擴知能之良
滿孝弟之量通乎神明溥乎四海此盡性也聖
人便與衆人異矣不忍觶觶之牛不屑疇蹠之
食此率性也衆人與聖人同至于推不忍之心
以愛百姓推不屑之心以不受萬鍾此盡性也
聖人便與衆人異矣率性無功夫盡性有功夫
盡性者即盡其所率之性由功夫以合本體者
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乃率性之道而仁
乃天命之性天命之性不可見而于惻隱見其

馮少坡集 卷五 書
端由其端以窺其體而本體之善可知故曰性善大學止至善正止乎此耳學問不止乎此則三品之說得以搖奪明德不淪于玄虛便落于口耳新民不涉于功利便流于刑名性學不明源頭一差無所不差此知止所以為大學第一義也一得之愚正欲面求指正而承諭欲弟入榆陽為諸生一闡發殊為至願第病體支離不敢出門徒抱耿耿奈何

又

承教易義佳刻讀之大撒蒙蔽夫易道難言久矣狗迹者既泥于象數而崇虛者又索于渺茫聖學幾為天下裂老公祖此刻由象會理得理忘象不離日用常行內直造先天未畫前此亦吾道當大明之一會也夫豈偶然承教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此自體言千古聖學宗旨老公祖一言道破矣聖賢論學雖有自用言者有自體言者而要之以體為主蓋得其體則其用自然得力但不言用則其體又不可見其或諄諄言

用者蓋欲人由用以識體耳孟子謂惻隱為仁之端而以乍見明惻隱之皆有蓋舉乍見知惻隱為用為率性之道欲人由端識體知仁為體為天命之性也指點出萌蘖正欲人從此好覓根本既覓得根本則不惟萌蘖是即枝枝葉葉皆是矣故孟子前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而後直說惻隱之心仁也蓋既由用以見其體又何用之非體此所以直說惻隱為仁而不必更言其端耳且此性體原不覩不聞然必不覩不聞

之時乃見性體如見孺子入井見觥觶之牛此時固有怵惕惻隱之心矣然未見之前豈遂無是心乎未見之前之心不覩不聞正以體言正以天命之性言既見之後之心有覩有聞便以用言便以率性之道言矣故于不覩不聞之時然後識性體果不落于覩聞也若謂共覩共聞之時而不覩不聞者自在雖已發而根抵者固未發也又何必論時不知不覩不聞之時而共覩共聞者亦自在雖未發而活潑者固常發也

又何爲專以不覩不聞爲性體乎未見入井而胸中已涵一孺子未見鰈鯨而胞內已具一全牛先天脉理房皇周浹故曰至善至善者性體也在易謂之太極在曾子謂之至善在子思謂之未發之中知止則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合下便見性體合下便得未發之中如是則身心意知天下國家一以貫之豈有不發而皆中節者哉此大學知止二字所以兼體用而言所以爲妙也中懷縷縷不知是否又不得面相印正惟

老公祖詳教之是望是懇

又

頃辱翰教大慰離索夫性學難言久矣如知愛知敬此良知也然必有所以能知愛知敬者此性體也至善之性體蓋自父母初生時天已命之豈待孩提稍長而後有知愛知敬此感而遂通境界然不惟愛敬未感之前而所以能知愛知敬者寂然不動雖知愛知敬之時而所以能知愛知敬者亦寂然不動也此所謂未發之中

此所謂天命之性戒慎恐懼正戒慎恐懼乎此耳大學至善蓋直指性體言此曾氏之學所以獨得其宗也承教知止二字此聖人爲後學開宗立教至精至要之言非實體諸身未見其妙旨哉言乎從吾山中無事閉門功課亦只有此第末繇一領面教恐不無南越北轅耳腴貺遠頒其何以當對使拜嘉虔此佈謝

答楊原忠運長

不佞跼伏深山聞門下聲稱藉甚竊神交之日

久近余懋吾亟道門下惓惓不佞盛意不佞方圖修訊乃使使奉書貺儼然先之矣此其謙德虛懷卽古人寧多謙焉且感且愧其何以當道學之傳肇自虞廷十六字而孔子括以學之一言此正先師契緊爲人處此其功真賢于堯舜遠甚故子思解之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解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可見聖門之學全在心性上用功非泛泛然向外馳求也世儒不知有心性者多炫聞見以爲博

其究也失之泛濫固不是至于知有心性者又
黜聞見以為高其究也失之空寂尤不是此聖
學所以不光而世道人心所以不古若也故以
心性為本體以學問為功夫元元本本歸根復
命此聖門一貫之學非深造自得不及此承教
亶亶千百言溯聖學之淵源抉異端之流弊援
古證今批卻導窾三復為之歛衽至于逆說云
始也陶沙見金而終也瓦礫皆金始也溯流窮
源而終也左右逢源可謂直透聖真獨得孔氏
之宗矣其有功于道術不小明儒四語切近精
實敬當置之座右不佞幼不知學長而悔恨生
平多病居諸浪擲不覺五十又一老矣幸門下
不佞提撕共弘斯道魯陽之戈尚可揮也使旋
肅此報謝馮楮神馳不盡

又

不佞三年以來雖屢奉翰誨終是神交不若形
與昨愿左顧獲領面譚生平饑渴一朝頓釋第
卒卒別去未得多留為歉耳願生回得接手札

婉如再晤昨一時請教之言業已不省爲何語而門下一一條縷誠爲愧悚然藉此得堅自信則門下教我多矣疑思拙錄徼惠弁言獎誦過情愧非三都何當玄晏銘刻銘刻不覩不聞原是至靜無感時莫見莫顯原是一念方動時豈可混而爲一不覩不聞原就至靜之時論而道體豈落于覩聞卽不覩不聞而道在也不然是道專屬於動而至靜之時無道矣莫見莫顯原就方動之時論而道體豈淪于隱微卽莫見莫

顯而道在也不然是道又專屬之靜而方動之時無道矣卽此才見道本不分動靜不可須臾離于此倘一時不加戒懼功夫則是道不離我而我自離道矣可乎此所以君子戒慎恐懼而不敢須臾離也言不覩不聞則無覩無不覩無聞無不聞無動無靜無寂無感無時不戒慎恐懼可知可見君子之心渾然全是一團虛明境界慎獨云者不過就中點出一點機括令人倍加警省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分動靜而易

謂復見天地之心正是就中點出一陽方動一點機括見天地之心未嘗已耳非謂天地之心盡之乎一陽也程子謂其要只在謹獨要字最妙而後儒謂聖學只在謹獨是天地之心只在一陽之來復矣豈六陰六陽獨非天地之心也哉不覩不聞莫見莫顯原就時言而道卽在其中故曰無時不然彼去過時而專以不覩不聞爲道體則可覩可聞鳶飛魚躍獨非道體也耶是道偏于靜而遺乎動如前所云云矣又何以

稱動靜無端顯微無間也哉道體原是圓滿不分動靜靜時乃道之根本方動時乃道之機括動時乃道之發用學者必靜時根本處得力方動機括處點檢動時發用處停當一切合道然後謂之不離然必在靜時根本處預先得力方動機括處再一點檢然後動時發用處才得停當故特舉不覩不聞與獨處言之此先天之學而後天自不待言非謂道體專屬之靜而功夫專在于寂動處感處可以任意縱有差錯無妨

也此處稍偏則放縱恣肆者得以藉口喜怒哀樂之不節而曰我能冥合道體不必一一在事爲上點檢此小人所以托之乎中庸而行無所忌憚也毫釐千里關係不小不佞有慨于中久矣承諭及敢藉手請正不知門下以爲是否小刻二部奉覽使者不能久留佳序容刻成覓便專致先此附謝

又

恭喜長蘆之行不佞抱痾深山不克馳祖至今

爲歉日惟擊壤鼓腹歌緇衣甘棠之詩以寄遐思耳疑思佳弁粹成有日苦乏鴻羽茲因許生之便謹具二部呈覽許生下惟發憤滿望高掇而抱璞不售人皆扼腕渠略不介意此其所得又在世俗功名之外矣不佞益器重之今秋敝鄉應試朋友相從者甚衆俱勃然有志於理學殊爲吾道得人喜又殊爲敝鄉士風喜凡此皆老公祖曩日倡明之効不佞敢貪天功以爲己力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夫人旣皆可以爲

堯舜則世豈不皆可以為唐虞今世道不及唐
虞只是人不皆為堯舜耳若是吾輩大家着實
講明以斯道覺斯民則人皆為堯舜則世即可
為唐虞矣欲明明德於天下此等責任願欲不
論在朝在山人人皆可做得白沙先生謂朝市
山林皆有事者此也從吾雖不敏願與門下分
任之後晤無期臨書悵惘

又

莊誦來教益見門下別來學問之密造詣之深

學般敬服近世學術多岐議論不一起于本體
功夫辨之不甚清楚如論本體則天命之性率
性之道衆人與聖人同論功夫則至誠盡性其
次致曲聖賢與衆人異論本體則人性皆善不
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當下便是此
天命率性自然而然者也論功夫則不惟其次
致曲廢聞見思議功力不得卽至誠盡性亦廢
聞見思議功力不能此戒慎恐懼不得不然者
也如以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為

聖人事不知見孺子入井孩提知愛稍長知敬亦借聞見假思議費功力乎可見論本體卽無思無爲何思何慮非玄語也衆人之所以與聖人同者此也若論功夫則惟精惟一好問好察博文約禮忘食忘憂卽聖人且不能廢矧學者哉此非聖人之好勞而故爲是不廢也謂廢此則無以盡己之性盡人物之性贊化育而參天地也謂廢此則非所以致曲無以收形著動變之妙而造至誠之化也論本體雖下愚鄙夫亦

所同有而况于聖人論功夫雖上知聖人亦不能廢而况于下愚若不分析本體功夫明白而混然講說曰聖學不借聞見不假思議不費纖毫功力雖講的未嘗不是却誤人不淺矣况本體又有寂感功夫又有安勉又有不容混淆者必講究得清楚明白從此體驗愈體驗愈渾融愈渾融愈體驗造到無寂無感無安無勉地位便是堯舜之執中孔門之一貫才與自然而然不費纖毫功力之本體合此盡性至命之學聖

聖相傳之正脉也若論功夫而不合本體則泛然用功必失之支離纏繞論本體而不用功夫則懸空譚體必失之捷徑猖狂其于聖學終隔燕越矣鄙見如斯不知高明以為何如向承捐建書院厚分同志方謀置間會藩臬諸公聯鑣會講別時欲另圖一講所與老公祖所見略同卽于寺東開署創為關中書院規模闕闊景趣幽雅吾道似益有興起之機第愧不佞不足以當諸公盛舉耳向厚分業充脩理不朽之誼豈獨不佞一人之感門下延州政蹟卓犖不凡請去思碑字字真切然又有書不盡者甘棠之詠語豈虛哉辨學錄中直把人心作道心一句改為氣質作義理故再以二冊徃向所奉者亦望更之何如

又

吾儒之學以至善為本體以知止為功夫而下文云致知在格物可見必格物而後能知止也格物乃知止以前功夫故曰物格而後知至知

至者知止也。丟過格物而別求知止之方，此異端懸空頓悟之學，非吾儒之旨也。靜坐原是吾儒養心要訣，故程子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若必欲靜坐數十日，徹夜不寐而後，心目中有真見，此異端坐禪放光之說，非吾儒之旨也。且人之精神有限，嚮晦入晏，息自是當然，只不如宰予晝寢可耳。若無故十數日徹夜不寐，卽強壯人亦生病矣。且無論聖學，恐亦非養生之道也。况孟子夜氣之說，全重一息字。若數十日徹

夜不寐，是數十日無夜息矣。其何以養平日之氣而存仁義之良耶？吾儒之所謂太極，蓋指生生之實理而言。故曰：生生之謂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故六陰旣剝，一陽卽復，可見天地生生之心，未嘗一日少已。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此吾儒之正論也。若曰：天地原是一團陰氣，全藉日之一點真陽，才能生物。如冬天去日遠，便寒；夏天去日近，便暑。可見至於月與星，俱藉日之光，以爲光。如人之一身，全是一團血肉陰氣，只

是有此一點真陽之氣才能不死故仙家鍊氣必鍊至純陽而後可以長生此段議論是仙家養生之說與吾儒之旨全不相干豈可以此為吾人之性以此為至善以此為未發之中哉吾儒所謂性指生生之實理而言非指此一點陽氣而言也此儒學玄學之辨差毫釐而謬千里者鄙見如斯未知是否便中幸不恡教尤懇

又

五月間遠承翰示率爾裁復殊愧不悉近世學

者病支離者什一病猖狂者什九皆起於為無善無惡之說所誤良可浩嘆頃得顧涇陽先生小心齋劄記讀之如門下所提數款皆大有關係至於辨無善無惡之說尤為痛快的確不佞向從先生遊別來近三十年所見不約而同可謂奇甚門下謂千聖相傳之道脉不至顛墜顧先生真其人若不佞何敢當哉顧許兩生一向相聞否今在何處乞示之以慰遐念寄書者為真定撫院承差因便附此其人無他贖也

又

穀日雪晴掩關啞坐忽墮雲翰破我寂寥喜可知也聖賢學問總在此心彼不知求心者無論卽知求心而索之虛無寂滅之域是異端之所謂心非吾儒之所謂心也其弊尤甚於不求故年來不得已以綱常倫理要盡道天地萬物要一體仕止久速要當可喜怒哀樂要中節辭受取與要不苟視聽言動要合禮存此謂之道心悖此謂之人心惟精精此者也惟一此者也

此之謂允執厥中此之謂盡性至命之實學數語大書于書院允執堂屏欲與同志同勉之而來教謂吾輩誠能終日體此數語時時點檢時時收攝如蘧伯玉之寡過未能如曾子之戰戰兢兢子思之戒慎恐懼孟子之求放心勿忘勿助便是下學上達功夫本體合而爲一而自無支離猖狂之失矣旨哉斯言若以一得之語爲不甚謬妄者千載聖學何幸當吾世而如日中天豈不爲吾道一快哉第東西間隔不克聯床

劇談爲悵快耳聞昨夏台體有脾泄微恙今已
大愈喜甚喜甚不佞亦有此疾每入秋卽發近
年夏間禁忌瓜果至秋遂不發矣口之於味一
句不惟養德亦養身之要訣也

答喬裕吾同年

昨歲郭子至得手教莊誦再三如侍臯比辱惠
詩扇詞翰兩絕詩教中異端此日紛無忌先聖
從來慎獨知只此二語崇正闢邪開關啓鑰聖
學無餘蘊矣別來精詣至此伊洛淵源當在年

丈敬服敬服弟生平善病不耐勞役雖深居簡
出而書院會講必不敢輟每會林下諸老有扶
杖赴會者有携子孫聽講者其他同志咸集彈
琴歌詩人人踴躍第愧弟非其質耳不知年丈
何以教我使無貽名教辱詩扇二柄小刻六種
請政萬惟不恡郢削尤仞至愛

與楊晉菴都諫

昔橫渠講易聽從者已衆一夕領二程言而卽
勇撤臯比一變至道于此足見同志講劇之功

馮少坡集 卷五 書 廿一
最為喫緊從吾惜不知學不敢望橫渠萬一而
仁丈則今之二程也願東西間隔不得時時領
教奈何孟叔龍集一部奉覽憶吾三人鼎足談
學曾幾何時頃有離合存亡之感叔龍乎叔龍
乎九原不可作矣後死者慨韶華之易駛念學
問之難窮願共努力俾千古斯文之統不至當
吾世而落寞卽東西間隔不減芝蘭同室也何
如何如

答朱平涵同年

別年兄廿有三年矣頃周達菴年兄使至得手
教大慰饑渴方今理學大明真儒輩出而年兄
躬行實踐遠宗鄒魯近接伊洛海內共仰為山
斗弟卽遠在西僻必不敢暴棄以負夙昔承教
謂今人只是自足自誇此誠近日學者頂門之
針先師論學一則曰未能再則曰未能一則曰
何有再則曰何有此豈過為貶損蓋道理無窮
學問無盡惟聖人見得真識得破所以有此言
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之望道未見皆是物也

滿街皆是聖人其言甚是警策第此言是論本體非論功夫是論大家非論自己若不下功夫而自家便認做聖人則病狂甚矣年兄下一轉注謂天下決有聖人自己決不是聖人又何等警策蓋自以為未能乃其所以為真能自以為何有乃其所以為真有也先師家法原是如此彼自足自誇者原是不知何足恠焉弟素多病丙申歸來賤體頗適因與山林舊游立會講學于寶慶寺不意自戊戌一病閉關九年至丙午

冬始復舉寶慶之會而已酉冬藩臬諸公為寺中不便特為弟闢一書院雖講有專所同志益為興起第愧弟不足以當之耳許師捐館深為吾道悲悼聞師已得謚而許長兄又得蔭當路又為師建祠微年兄之力不至此同門當共感之寧獨弟一人也年兄有三子二女麟角鳳毛方興未艾聞之喜甚弟有二子三孫弟素無婢妾一切家事俱老妻與長兒料理弟庶得一意講學此微有天幸者也負郭田百畝俱先世所

遺可咲做官幾年毫無增益惟儉淡一着稍稍
度日大抵貧者士之常原不足患第患學不到
孔顏樂處耳因有二詩錄在別紙博咲承問深
感敢併及之

答汪明卿學博

天地間惟有此道人生天地間惟有此學地無
邊腹時無古今人無窮達官無文武無不可學
無不可為賢為聖故曰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為
堯舜夫以皆可為堯舜之人而與之論道談學

或有疑而不信者非其人甘于自棄亦習俗移
人雖賢者不免耳若有人焉提撕警覺呼寐者
而使之寤雖至顛蒙未有不醒然悟蘧然覺者
何也彼其性原皆善故也不佞深信孟子之言
往歲倡學寶慶而朋友中初則駭既則疑終則
駭者釋疑者信而且悔其知學之晚今又移講
關中書院人心益為踴躍同志益為興起駸駸
乎斯道有中天之漸雖不佞愧不敢當而人性
之善亦略可覩已人人始信孟子之言果不我

欺而不佞之信孟子果非迂也環州邊邑也志稱民淳士慤夫士必慤而後智能民淳而後可以興教化今幸借門下坐鱣鳴鐸以理學為諸士倡來書云環人士近知向學任生秉衡尤大有長進聞之喜而不寐時雨之化作人故自如此此非獨環士之幸寔百二文運之幸也佳刻言言名理至如堯舜至今在孔顏尚可尋又如人心豈無過夜氣滌吾思夢中一點覺觸處皆良知充得聖學真脉而未云醉後狂言亂醒時

愧悟存于人情日用間提醒人心尤為痛快兩牛生能付殺青其志向可知而來書謂能傳不佞之道于邊鄙夫不佞何敢當是門下能傳堯舜孔顏之道于邊鄙也雖然亦非堯舜孔顏之道乃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所共由之道也以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所共由之道即傳之天下萬世古今聖愚所同具之人于此無所損于彼有所益于彼無所損于此有所益在聖人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在百姓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將

天下萬世古今聖愚落成一片昔人謂太和在成周宇宙間不佞謂太和今在大明宇宙間矣此吾道所以爲大而聖學所以不可不講也或謂學不必講者真佳什中所謂醉後狂言不惟不當與之較且當憐之恤之求解醒之方而療之矣使醒解而醒也寧不自悔其失言哉不佞嘗謂功名富貴乃醉人之毒酒讀書講學乃解醒之良方不知門下以爲何如今夏書院池蓮綻葢庭竹交陰卽非會期同志亦時相過從講間未嘗一日不明鄉在口屈指相晤之期當在明歲明鄉偕計時耳使旋草草佈悃便中時惠德音尤感

答李翼軒老師

方今理學大明真儒輩出誠可爲世道喜第高明之士多講佛氏無善無惡之說無惡既占地步而無善又開便門竊又爲世道憂從吾生平善病不知學問昨辨學拙錄聊以敷衍師傳私用警寤寔無所得承示弁言抉西極之隱病剖

東魯之微言如靈曜當天幽隱畢照彼佛氏無善無惡之說不待辨而自知其非矣且古今闢佛者固多如老師此序絕未曾有蓋天地間不可無此一篇大文字吾道中不可無此一篇大議論何幸借鄙言發之此世道之幸非徒從吾一人之私感也後學小子不知鄉里先正何況尚友千古關學編姑以紀述先正學術之槩愧筆力不足以發之微惠玄晏諸先正沒且不朽承諭康僖公學問實其父端毅公成之石渠意

見有裨經學康僖公傳中業已補入矣近又于胡可泉秦州記中查出周小泉一弟子王君名爵者亦補入周傳內可見深山窮谷之中故不乏真修實踐之士第患無人物色耳聖學以求友為要兩兄入太學友天下善士而老師庭訓又日督之不惟聯翩兩宋科名即程氏兄弟之學亦始基于此矣吾道幸甚因便肅此佈謝極目山斗心神飛越不盡

同答江劬見比部

敝同年中理學甚盛至于挺然粹然如思岡兄者尤不多得雖千里間隔未由面晤正欲借赫蹏以商正所學而昨見邸報知作古人爲之歎戲累日頃承翰示知家既四壁而一子又釋未婚何天之報施善人至此耶益令人傷盡不已平日不知有著述否如此高賢咳唾必有關係門下便中貽書于家令其收輯遺文仍借大筆弁而傳之貴精不貴多但得一二冊行世則此兄爲不死矣何如何如

荅鄒南臯先生

近世學者多口實超悟弁髦規矩而曰一切無礙其害道不小承教獨提規矩二字無令放鬆而以小心翼翼爲真家法可謂大有功于吾道矣是非毀譽自是人情常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未必無益雖然又安得化石爲玉使共借大道之爲得也

又 丁巳冬

今歲徽州大會汪登源余少原諸公以書托貴

門人江汝修跋涉數千里見召且約會畢偕二三同志訪翁文于水田不肖初亦欲藉此登龍以冀生平之願奈賤恙偶發留汝修兩月而竟不克如願奈何見翁文集集中亦有荅新安書院諸同盟啟讀至念神交千秋比席思道孚萬古同堂為之躍然不肖亦可藉以自解耳

又

頃魚客至辱詩扇佳刻謝謝學問要日減又要日增易之益卦是日增之說也損卦是日減之說也增非增其所無不過復其所本有減非減其所有不過去其所本無本體如是功夫亦如是此吾儒一貫自得之學也何如聞貴邑仁文書院重加修飭大興講會殊喜不肖生平多病又不能治家人生產業近病體日益衰家事日益窘惟是講學一念日益壯益堅可咲也承教林間光陰天與君所賜無得虛過敬用佩服

荅余少原廷尉

頃江汝修至辱翰教深感道體無窮學問無盡

馮少坡集 卷五 書 學士
學者不廣求師友縱下苦功終無長進故先師
當年輟環天下周流四方豈漫遊也哉正所以
尋師取友講明學問也而或者不知謂專欲得
君行道以求一遇則誤矣貴郡大會尤不肖所
願分一尺光者遠辱台命此正可以明證學問
一大機會也即跋涉豈敢有憚焉第病體支離
蹒跚不前柰何惟老公祖時惠鞭影策我桑榆
則雖隔數千里與會講一堂無異耳汝修歸肅
函佈謝臨楮不勝惶恐

答楊原忠郡守

聖賢之學總在心性而心性得力又全
在日用行事見得若行事縱恣而曰我能了悟
心性其孰信之此孔子講學惓惓於孝弟忠信
博約知行有以也且欲求孝弟忠信之理盡知
行博約之功使日用行事件件恰當又不專在
行事上用功須是在心性一念上用功庶功夫
不落口耳而行事始得恰當此曾子所以有慎
獨之說也雖然若只在一念上用功則一念未

起之前平素豈遂無功夫邪且無論妄念多而真念少主人難以措手即真念多而妄念少主人亦不勝其點檢矣如此即慎獨功夫亦有不足恃者此子思子所以又有未發之說也未見孺子而惻隱已具未見齧觶而不忍已涵此所謂性體也此理無蔽無臭不覩不聞為天地根為萬物命于此時時戒慎時時恐懼隨處皆知行博約之功滿腔皆孝弟忠信之理有不起一念自無妄有不躬行行自皆真庶乎慎獨之功

自然省力而日用行事自然恰當矣此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所以為千古聖學之原也慎獨未發正所以發明孔氏之旨非未發之說精于慎獨而慎獨之說又精于孝弟忠信也至于前啟中本體有寂感功夫有安勉二語尚未請教夫聖學以心性為本體一念方萌如大學所云意是感而遂通之時然感而未離乎寂故謂之獨一念未起如中庸所云未發是寂然不動之時然寂而能涵夫感故謂之大本此俱指本體說

故曰本體有寂感如其次致曲下苦功夫不待言矣如至誠盡性豈遂無功夫邪故兢兢業業忘食忘憂功夫都是一樣只是自然勉然處不同耳非謂至誠盡性全不用功夫也故曰功夫有安勉至于頓漸之說嘗謂志頓而功漸如孔子十五志學當下便志于從心所欲不踰矩非頓乎然雖志于從心所欲不踰矩亦豈能當下便從心所欲不踰矩須是由立而不感知命耳順而然後能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漸乎大抵學問本于心性頓則志決漸則功深頓漸皆不是然頓則玄虛漸則支離頓漸皆非矣門下以為何如

與趙夢白先生

講學之名不可驚亦不可避世教衰微民不興行久矣為今之計更無別法亟宜提此二字使學者望而趨之期而至之或亦可以救什一于千伯耳譬如豎鵠于東必不射矢於西雖不中亦不甚遠且天下事有真必有偽于數十人中

但得一二真者相與擔聖道而砥世風亦不啻足矣偽者置而不論可也若朝講學而夕責備人人皆聖賢堯舜其猶病諸惟翁文教之

與鄧允孝布衣

別來三復游秦佳刻筆氣超脫不羣從此熟去不患不到李杜堂室也憶昔有一文人曰周程張朱不能為詩文托之理學遂成名於後世意蓋嘲之也一客應云周程張朱不能為詩文一托理學尚且成名于後世若能為詩文者而又從事於理學其名豈不在周程張朱之上邪其人大為惶愧因悟而為世名儒不佞聞其言快之因舉似以代面談

荅涂鏡源總督

頃辱翰教歡若暫面北虜自古為中國患從吾雖在山林亦抱杞憂近聞封事已成不勝歎服竊嘗私語人曰今日邊事為王襄毅易為老公祖難彼時俺答裔孫入降老酋過于犢愛欄柄在我操縱得以自由故曰為襄毅易今款貢多

年虜多異志彼若不叩關請臣我安得強求封
貢此中難處萬倍曩時非胸中有百萬甲兵安
能令彼頰首聽命邪故曰為老公祖難老公祖
道高學邃直契千古而出其緒餘奏此不世奇
功使天下後世知真儒經濟果卓犖不凡一洗
管人道學無用之誚其為吾道增光豈淺尠哉
從吾近益多病自書院每旬會講外日惟閉戶
靜攝久之頗覺有灑然自得處益信宋儒靜中
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之說良有深味第恨不
獲日就函丈以印證其是否耳使旋肅此佈謝
外新刻拙集請教望老公祖大加改削至感

荅吳繼疎中丞

弟素不嫻古文辭而又以賤恙諸凡應鼎文字
槩從謝絕昨辱台命正以老年伯為一代理學
之宗而老年丈又趨鯉庭而執牛耳是以藉此
印正所學寔不成文也而老年丈不加改削遽
付梓人非弟請教意矣近日學者多侈異說而
略躬行弟妄欲以身挽之而力不逮弟自歸山

一切時事不敢聞兩京縉紳書來一字不敢答其餘見任諸公非有書來不敢先以書往靜攝荒庄非公事不至偃室非赴書院會講不入城市嘗併日而食室人交謫而不敢以貧告人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光陰易過而學問難窮不知老年丈何以終教我使不至大為同袍辱望之望之詩扇一柄博咲

荅韓旻阜司李

不佞雖妄意聖學從事有年而質闇功疎寔無所得頃辱詢莛其何以當孟子以雞鳴善利一念分彘蹠兩途此正喫緊為人處蓋論先天之本體則一念未起純然是善安得有利誠有如門下所謂滄泓止水一團清氣云者是未起念以前之境界也自念起而後有利之一端與善分途耳論先天之功夫則一念未起培此善根利從何生誠有如門下所謂未為之先加攝持法云者是未起念以前之功夫也自功夫疎而後有利之一途與善爭馳耳然天下無一念不

起之人亦無功夫一念不踈之人所以鷄鳴之時不是善念便是利念故孟子就此起念之初剖聖狂之路令人審幾而致決非謂雞未鳴念未起之前遂可不孳孳而任其念之或善或利也今日雞鳴念起之後孳孳為善明日雞鳴念起之後又孳孳為善則明日之孳孳固屬既為之後固屬後天而今日之孳孳以明日言又屬未為之先又屬先天矣今日之念起是善是從本體中露出端倪明日之念起又是善是從功

夫中露出本體如此做去庶乎善念漸多利念漸少久之純是善念絕無利念矣到此境界則雖流行汪洋放乎四海之後依然渟泓止水一團清氣之初也門下所謂未為之先動念之始要加一攝持法使箇箇走往牽路去不走往利路去旨哉斯言深得聖學之源矣竊以為只每日雞鳴而起孳孳為善不孳孳為利便是攝持法便是先天功夫更無別法雖上知不能無人心既起念之後誰敢自認其無利雖下愚不能

無道心未起念之前誰肯自諉其無善審鷄鳴
善利之一念決奔蹠聖狂之兩途自上知以至
下愚皆當警省不獨中人也臆見如斯幸有以
教之不盡

荅羅匡湖給諫

頃接翰教二十餘年之別得此宛承色咲喜何
可言聖賢學問要在悟性天命之性不覩不聞
如因觥觶而不忍此可得而覩聞者也而其所以
能不忍觥觶者果可得而覩聞否因嘽蹴而

不屑此可得而覩聞者也而其所以能不屑嘽
蹴者果可得而覩聞否此不覩不聞之性體在
虞廷謂之道心在孔門謂之一貫在曾子謂之
至善在子思得之為天命之性為未發之中為
天下之大本學問在此處得力則本體一徹無
所不徹即萬感萬應與靜中未發氣象毫無加
損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雖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而其寂然不動者依舊寂然不動故
曰不覩不聞下文章曰不見變曰不動成曰無

馮少坡集 卷五 書
為敬曰不動信曰不言德曰不顯天載曰無聲
無臭總只是發明此意一得如斯方欲請正而
來札闡發更透痛快不可言佩服佩服因便此
謝外俚言五首書呈覽笑

荅黃武臯侍御

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真得聖學真脈有功于
吾道不小知善知惡是良知一語尤為的確痛
快第無善無惡心之體一句即告子無善無不
善佛氏無淨無垢之旨不容不辨何也良知知

字即就心體之靈明處言若云無善無惡則心
體安得靈明又安能知善知惡邪其靈明處就
是善其所以能知善知惡處就是善則心體之
有善無惡可知也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即就
先生知善知惡是良知一句證之也先生又云
為善去惡是格物必曰有善無惡者心之體則
為善者為其心體所本有去惡者去其心體所
本無上知可以本體為功夫而下學亦可以功
夫合本體庶得致良知之本旨今日無善無惡

是去惡固去其心體所本無而為善非為其心體所本有則功夫不合本體不幾以人性為仁義坐告子義外之病邪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即以先生為善去惡是格物一句證之也聞之前輩有解未發之中者云未發不可以善名不可以惡名止可名之曰中不知中就是善安得謂不可以善名未發純然是善故曰中此句正是子思直指心體處若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亦可曰無中無不中者心之體矣有是理哉

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就子思未發之中一句證之也或者又以鏡喻云照妍媸者鏡之明無妍無媸者鏡之體若以有善無惡為心之體亦可以有妍無媸為鏡之體邪不知知善知惡之善惡字即妍媸之說也有善無惡之善字即明之說也鏡之能照妍媸處就是明鏡之明處就是善非專以妍為善也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就以鏡喻之說證之也且余性素喜靜坐坐久靜極不惟妄念不起抑且真念未萌心

體惟覺湛然當下更無紛擾心甚樂之間以語同志同志曰子不信無善無惡之說今子坐久靜極不惟妄念不起抑且真念未萌即此可見無真無妄非無善無惡之驗邪余曰心體惟覺湛然當下更無紛擾即此便見有真無妄非有善無惡之驗邪是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就自家靜坐之久證之也此善字即未發之中即天命之性即心之本體人之所以異于物者正在于此不然知善知惡是良知何人能知而物不能知邪又何人能致而物不能致邪人能知而物不能知人能致而物不能致正以人之心體有善無惡而物之心體無善無惡耳天命之氣質人與物同天命之性體人與物異故人率人之性便能知愛知敬便謂之道物率物之性止能知飲知食便不知飲食之道矣先生良知二字正指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處先生致之一字正在人物之所以分途處用功此致良知三字真得聖學真脈有功于吾道不小也

答張居白大行

承教性情善惡之旨反覆玩味門下近日何潛心精詣至此聲色臭味此氣質之性也其或有發而中節如聲色之得其正臭味之得其正處便是仁義禮智既是仁義禮智情安得不善而不可遂以聲色臭味之性為善仁義禮智此義理之性也其或有發不中節如仁義之有所偏禮智之有所偏處還是氣質未融氣質既未融情安得成善而不可遂以仁義禮智之性為中

間尚有不善仁義禮智正是善之別名復性者變化此氣質而復此仁義禮智之性之本體也管蠡如此不知門下何日入城再為商確不盡

又

學莫先于儒佛之辨譬之華夷然寧使夷狄降于中國必不可使中國叛于夷狄所以儒佛之辨當嚴若吾儒中標宗立旨雖有不能盡同者而總之皆吾儒也既皆為吾儒故止當辨其意見之錯而不可屏之門墻之外如宗朱者非陸

宗陸者非朱宗薛胡者非陳王宗陳王者非薛胡是中國與中國自相矛盾也夫夷狄方且窺中國而中國又自相矛盾寧不輕中國而自開邊釁也哉惟是深造自得去短集長辨其毫釐千里之差求其殊途同歸之妙使人人知吾儒之為大吾道之為尊不惟學儒者無他岐之惑抑且學佛者有從正之漸內修外攘順治威嚴斯足稱孔氏家法耳承教超邁今昔融會貫通滙衆支以仰合洙泗不肖其何敢當端于門下有厚望焉

又

朱文公之學集諸儒之大成其功甚大其所得甚深即間有智者千慮之一無足為文公病也王文成之學其得失正不相妨其得處在致良知三字直指聖學真脈且大撤晚宋以來學術支離之障晚宋儒者徒知文公著述之多而不知其非有意于立言也徃徃拋却自家心性而以考索聞見為學人品雖真而學脈多雜若曰

著述不多不足以爲道學耳故以薛文清之賢止因其著述少遂久稽祀典自良知之說行而人始知箇箇人心有仲尼不專在著述多寡而文清始獲從祀其默有功于世道人心何如此文成得處不可誣也其失處一在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翻孟子性善之案墮告子無善無不善佛氏無淨無垢之病令佞佛者至今借爲口實一在舉學庸首章必欲牽附而絀文公以窮理解格物之說不知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易言非歟一在低昂朱陸太過而以影響疑朱仲晦以集註或問為中年未定之見不知文公臨終時猶改訂誠意章註集註或問不知費一生多少心思安得以為未定之見而啟後學之惑此文成失處不可諱也大約孔孟而後諸儒各有得失不能盡同是在學者去短集長毋令瑕瑜相掩可耳清任和不同而同為聖去奴死不同而同為仁朱陸薛王不同而同為儒總之皆吾師也近日信文成者偏信其失處以致懲其失

者併得處亦不之信皆非矣妄辨如斯不知可
無毫釐千里之差而得殊途同歸之妙否雖然
此特就文成立言處斷其得失耳若論其躬行
處如擒濠之事功抗瑾之節義居家之孝友生
平歷履固粹乎無可議者非若立言之猶有得
失也而論者不謦誤以為重知略行則冤甚矣
惟門下詳教之

荅顧良知布衣

足下精於醫且尤志于儒不佞感足下且尤愛
足下願足下益自愛陽明之學以致良知為宗
故其詩曰欲識渾淪無斧鑿須從規矩出方圓
善學陽明者必立身行己無一言一動不求合
于規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踰越處方謂之真
能致良知方見其學透本源不然還是知未致
還是本源未透不可不察也譬之用藥治病然
必深識病源而後立方製劑無一不精無一不
効亦必立方製劑無一不精無一不効而後見
其果能深識病源不然即自號曰深識其孰信

之足下精于醫故敢以醫喻惟足下留神

荅楊晉庵都諫

昔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今從
吾六十矣而猶不知五十九年之非惶愧又當
何如茲小豚知弟生平芝蘭莫如翁丈不自揣
度唐突椽筆誤辱珠玉第獎借過情令人跼蹐
不敢當耳厚貺遠頒不敢槩辭肅此附謝不腆
侑緘伏惟莞納弟居會城人事帽瑣不得已避
靜庄居非會講不入城市多病之軀頗得靜攝
之効至于賤日一切宴會交際槩從謝絕晨興
惟焚香告天以祝 聖天子萬壽晚同二三同
志在書院中烹茶以當杯酒歌詩以當音樂淡
中滋味最覺深長若張筵設樂徵逐叫號于酒
肉場中不惟心非其好力亦不能給也仁兄知
我聞之必發一咲

荅高景逸同年

學問源頭全在悟性而戒慎恐懼是性體之真
精神規矩準繩是性體之真條理于此少有出

入終是參悟未透今日講學要内存戒慎恐懼
外守規矩準繩如此才是真悟才是真修才是
真瀟灑受用不知老年丈以為是否

荅史蓮勺侍御

長安距渭上不百里而不克時領塵誨徒切饑
渴夫學之不講久矣翁丈毅然任之讀學庸問
辨不覺手舞足蹈為吾道喜中多精語未易縷
悉朱文公以必至于是而不遷解止字最妙今
人亦有至於是而稱止未幾而復遷者此古人

所以有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之戒也翁丈以純
亦不已解止字尤妙若遷則便是已矣必純亦
不已才謂之止而不遷不遷者非自足自滿駐
足於此止而不遷也故止於至善止字為好字
眼止吾止也止字為不好字眼若看得不活而
第曰止於是而不遷以此為駐足處則是止吾
止也之止非止於至善之止矣翁丈以未見如
傷解純亦不已更得大學止字之旨至以羞惡
良知論見君子而厭然以理之本體人之靜時

論無聲無臭不覩不聞修身須先行於妻子慎
獨在常視乎鬼神尤令人悚然快然佩服不已
第葑菲之言亦辱採擇不無形穢之愧柰何近
南玄老輯越中述傳真稱陽明知已二丈山中
乃作如此工夫橫渠涇野之風當自渭上大振
此所以喜也使旋草草謝教諸容嗣布不一

與王保宇郡丞

從吾不佞景仰山斗積有歲年近從賢肖益得
有道之詳至如平定救荒永平佐政尤卓卓在
人耳目者殊為世道慶幸第無繇音問為歎耳
吾鄉橫渠張子其尊人當祀啟聖祠昨畢東郊
公祖業已題請矣至如後人二百五十年當道
諸公止在吾鄉物色竟不可得向待罪長蘆灤
州曾送有志書彼時未得暇閱且并其冊籍失
之山中無事近有一客遺所得灤州舊志讀之
見橫渠後人從金元已流寓于灤且累朝俱有
息典載之甚詳讀至此不覺踴躍為先儒喜望
臺下取志行查移文吾鄉成此盛舉是臺下無

量之功德不朽之盛事也即目下不能如程朱之例大加蔭叙然既開其端後必有踵而行之者則創始之功當亦在臺下况此事尤人人之所樂成者哉五百年闕典當有在于今日者不知門下以為何如臨行深有拳拳

又

向得華翰知橫渠先生後裔在灤大為吾道一快鳳翔太府沈公祖聞之喜甚即具書奉謝併致書永平太府項老先生欲得永平一印信公文可據以申呈吾省當路便於題請耳沈公

祖篤志理學力以表章先儒為已任國朝二百五十年闕典直待今日良為竒遇吾輩為桑梓先儒尤當竭蹶成之以竟千載不朽之事諸凡借重鼎力知不待從吾詞之畢也謹此稱謝鳳翔差役專為此事更望垂青臨楮繾綣不盡

答王蒼坪明府

昨唐突佳刻亦羨則愛愛則傳意耳過承嘉惠當與同志共之老父母功德無涯矣知感知重

沈刻併領肅此佈謝張橫渠先生後人一向諸公祖俱在郿縣物色而竟不可得昨見灤州志載之甚詳頃移書永平王保宇二守查已的確倘得借重鳳翔府移文永平府得一印信公文可執以呈請兩臺縱目前不能比程朱例遽徼恩典則今日既開其端他日必有竟其事者則創始之功當與天壤共不朽矣此知老父母所樂聞者敢併及之

與沈芳揚太府

久聞老公祖力講理學種種作用卓犖不凡私心景仰有日第閉戶深山久缺聞問耳頃辱翰貺先施宛承聲歎感何可當橫渠先生苗裔已托永平王保宇二守行查的確辱老公祖下詢此斯世斯文之幸也橫渠可作亦結金蘭老公祖自道也從吾惟舉首加額為吾道稱賀為老公祖稱謝而已佳刻周李二書繼往開來功德無量敬用珍藏灤志一部奉覽橫渠家譜寄在張心虞處老公祖取而觀之何如外拙刻數種

馮少坡集 卷五 書
請教臨楮不勝皇悚

又

使至辱翰教獲覽老公祖與永平公移與橫渠先生族人書禮併與王保宇二守書老公祖為此舉可謂委曲詳盡無所不用其心矣殊為吾道踴躍不已 國朝二百五十年缺典直至老公祖今日始舉真所謂時如有待道不虛行者也謹此三肅稱謝外從吾與王二守書已附使者矣併復不一

荅吳百昌中舍

文公之學粹乎無議故新建亦云吾于晦菴有罔極之思可見新建寔未嘗不尊信文公也今學佛者多借新建以詆文公是非悖文公寔悖新建矣今為吾道計惟當辨佛學之非而不當非學佛者之人辨其佛學之非則彼知其非當自悟若非其學佛者之人則同志中先自立形跡又安望其逃而歸哉况亦非以善養人之道也不佞關中書院每會雖無人不容而必不敢

容一僧謂彼髡髮出家已叛於儒之外非若同志學佛猶在于儒之中也在儒之中而誤信乎佛此所以不可不辨而又不可不以善養之耳何如

荅陳可績茂才

人心道心不必深求不必遠求如一念敬便是道心一念肆便是人心一念謙便是道心一念傲便是人心一念讓便是道心一念爭便是人心一念真便是道心一念偽便是人心一念信學便是道心一念非學便是人心於此一一察識便是惟精一一體驗便是惟一察識體驗純一不已便是允執厥中至淺至深至近至遠而古今學者多厭常喜新曲為解釋反覺支離葛藤

馮少墟集卷十六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雜著

百二別言

鏡源涂先生以理學鉅儒撫我榆陽六載于茲
 內脩外攘功高一時茲晉秩大司馬摠督宣大
 先生戒行有日而以書抵余山中為別余惟先
 生勛勒燕然望隆台鼎人人皆以事功氣節為
 先生重而不知先生之所重者在學問彼事功

氣節特先生學問之緒餘非先生之所重也先生之學以大學知止為宗令學者合下便見性體余向叙先生語錄謂開關啓鑰直窺聖學之原非阿好也孟子道性善而性不可言不得已以乍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心驗之蓋欲人知乍見之時惻隱之心固始有見未見之前惻隱之心非遂無也觀石中有火必擊之始見知火在石中雖不擊亦有知不擊之火則知性矣是性也自天命以來完完全全不藉聞見不假

思議感于君則能忠感于親則能孝感于兄弟則能友愛感于朋友則能信感于百姓則能撫綏感于夷狄則能制禦感于孺子入井則能怵惕惻隱觀于既感之能如此而知未感之先孝弟忠信怵惕惻隱之心已具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及一切華夷軍民之理已涵所謂不覩不聞未發之中此也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也此天地之根而萬物之命也故曰至善其旨微矣學問知止乎此是從先天未畫處立根有不

發發皆中節即位天地育萬物皆是物矣豈待
外求哉且知一也知而止乎此則聰明睿知用
于容執敬別高不至于玄虛卑不至于機械聰
明睿知始有嚮往處亦始有歸宿處故曰知止
不然聰明睿知不用于容執敬別必用于玄虛
機械其中又有不可言者反不如不知之為愈
也知之一字豈易言哉先正有以致良知為宗
者允得聖學真脉惟是以知愛知敬知飲知食
皆為良知兼理欲而言之不知既以欲亦為良

知其勢必以縱欲為致良知流弊至于蕩檢踰
閑無所忌憚而不可救藥是又知之一字不純
以理言知而不知止于至善之過也先生憂之
故單提知止二字為宗舉吾之良知而一稟于
理即知即止即止即善又孰肯蕩檢踰閑以自
逸于規矩準繩之外哉其救良知之末流又真
有回瀾之功矣嗚呼惟先生學見性體所以見
百姓之失所見中國之見侵于夷狄見異學之
眯瞶于性宗真不啻見孺子之將入于井怵惕

惻隱之心真有不客不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至此則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不求立節不得已而節著始終此學問始終此性體始終此知止身心意知家國天下溶成一片此吾性之所以為大而先生之學所以獨得孔曾之宗也彼事功節義又烏足以盡先生哉余不肖自髫年趨庭即知有聖賢之學荏苒至壯猶愧道之未聞往歲辛卯與先生講于京師乙未再講于涿鹿而心性之學始覺有一斑之窺又十二

年而先生入秦余雖病卧深山不克與先生班荆一談而書牘往復動逾千言無言不悅受益無量今先生行矣余又安所印正哉所恃此心此性萬古同然相契相合千里若對則雖別猶未別耳先生向貽余書舉白沙永結無情遊相期八荒外二語相勗余未嘗一日不三復斯言今敢再為先生歌之以為別先生其何以處我

釋褐後書辭自警二則

士君子釋褐後不可忘了秀才氣味凡事讓人

一步凡事儉用一着便是做人實際不然貽累不淺悔之何及

自己不能寡過而望人容我惑也望人容我而我不能容人惑之惑也必隨事自反不與人較量方能拔此病根

董揚王韓優劣館課

儒者立言所以明道也有得于道雖淺言之而常合無得于道雖深言之而常離知此而董揚王韓優劣辨矣昔仲舒時道術混殽舒下帷發

憤潛心大業其識已高且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自博士時已然其行又何卓也漢承秦後仲尼之道茂如武帝襲文景業一切制度尚多闕略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郡舉茂才孝廉皆自舒始發之此其議論鑿鑿可見諸行真足羽翼道術裨益世教者文辭云乎哉著書立言雖平易亡奇要之與道合也真西山謂西漢儒者惟仲舒一人余以為知言揚雄製作允稱深奧而行事似不副之

如太玄果玄也衆人不好與玄何損而汲汲于
解難之作比之天地未已也而又比之典謨比
之雅頌未已也而又比之蕭韶夫雕虫之技既
曰壯天不為而又不勝其誇張得意之態深于
養者如是乎屈原雖過于忠而耿耿一念誠可
以愧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何物子雲敢作
反騷以駁之原亦附離丁董者等邪雄之出處
大節君臣大義豈待劇秦美新而後決白黑哉
反騷一篇可反觀矣縱其言高出蒼天六合元

氣與道術世教何補雄也不過詞人之雄耳其
于道尚可在離合間論哉兩漢以降歷魏晉六
朝而吾道益陵夷不可振王仲淹起隋之末造
當衆口嘵嘵中慨然以著述為已任其立言指
事一稟于仲尼故曰通于夫子受罔極之恩即
此一言而通之人品學術可知矣桓文借名尊
周夫子然且予之况通之于仲尼何後世耳食
之夫猥以吳楚獄通不知于老莊輩又執何辭
以聲罪致討乎或又以太平十二策姍通出處

不知開皇孰與新莽若以雄而律通則與懲羨
吹鑿何異况獻策不報即翻然賦東征之歌退
而講道河汾且屢徵不起此其于出處間豈不
大有可觀哉明道稱其極有格言考亭稱其循
規蹈矩誠謂其與道合耳通之後越百餘年而
得韓愈氏愈之文天下宗之而不知因文見道
蓋亦有足多者唐以詩賦取士故學者不得不
取材于諸子百家而孔孟之傳不絕如綫愈獨
舉堯舜以來之統歸之孔孟此非有獨得之見

者能之乎佛氏之教浸淫人心牢不可破而愈
上表陳言雖蒙竄斥而其志不隳其有功于吾
道何如許由龍逢伯夷皆特立獨行之士皆可
以維綱常而扶宇宙愈作通解惓惓于三師之
教其有功于世教又何如愈之為文豈顛顛刻
畫于詞句間哉第上書及門其出處之際尚有
遺議愈于吾道蓋合者多而離者少也程子謂
愈亦近世之豪傑諒矣噫三子之為文也淺而
于道也合雄之為文也深而于道也離此董揚

王韓優劣之辨也然則三子又孰優乎曰余又有取于董子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說

雪夜紀談

壬辰冬余卧病山齋友人蕭輝之氏雪夜過訪相與圍爐談學因及賢哉田也飯蔬食飲水二章余曰孔顏之樂談何容易古之聖賢見得道理分明胸中自有一段樂處無等待無起滅故曰不改其樂曰樂亦在其中味不改與亦字可見此心常是樂的雖到如此貧時猶然不改猶

然在其中耳且真樂原不在外乃性體也人不堪處正是回不改處只不憂便是樂非不憂之外別求箇樂也此克己復禮之說也輝之曰真樂乃吾性體固也夫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豈發憤時復有憂乎一憂一樂循環無端是聖心之樂又有間歇時矣余曰聖心只有此樂不樂必不肯發憤發憤忘食聖心必有所樂而為之者豈至樂以忘憂而後知其樂哉孔子發憤忘食顏子欲罷不能孔子樂以忘

憂顏子不改其樂故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輝之曰孔顏之樂固不因處貧改矣不知于富貴又何以處之余曰聖人非惡富貴而逃之但視其義不義何如耳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浮雲為太虛之障不義之富貴為心體之障聖心如太虛然故曰于我如浮雲掃浮雲而還太虛此孔子所以樂在其中也輝之又曰仲尼不為己甚舉世皆憂我獨樂無乃為甚乎余曰聖心如太虛然斷不肯自視太高

視人太低故曰從吾所好觀一吾字若曰各人所好不同他從他所好我從我所好吾之樂在其中亦各從其所好耳敢謂天下皆憂我獨樂哉吾之一字何等平易何等含蓄若後世學者便不免自視太高視人太低分彼此而露鋒銜矣孔顏之樂談何容易嗟乎富貴貧賤正學問大關鍵處茂叔尋仲尼顏子樂處正當在此處尋不然則墮于佛氏空虛見矣輝之間余言喟然嘆曰妙哉道蓋至此乎孔顏之樂不必遠尋

即此時吾輩坐談間燒燭啜茗四壁蕭然神怡
心曠當下便是孔顏樂處又何必遠尋邪因相
與歌堯夫詩數章而別馮從吾曰講學之益大
矣哉先君子不肖以從吾命名豈徒名之已耶
不肖三十年來有如夢夢今一旦與同志坐談
始恍然有覺講學之益焉可誣也嗚呼顧名思
義愧汗津津今而後所不發憤此學而甘于暴
棄是負此良朋雪夜之談即負先君命名之意
也可不懼哉因詳記之以矢諸異日

書周淑遠卷

周淑遠年丈終養家居既禫猶堅卧不起與余
講學寶慶寺其于功名富貴漠如也歲戊申莫
春余偕淑遠臬劉孟直郡丞楊工載進士宜孟
庭刺史宜叔尚文學王惟大郡丞為華嶽之遊
而華陰諭張去浮率闔學諸生百餘人遮道問
學相與講于嶽廟之灝靈樓大家充然各有所
得而淑遠因其伯母病力別余先歸余偕諸同
志又講于青柯坪講于宜氏園越數日始歸歸

而淑遠遊華新詩已爛馬充斥奚囊矣余為數語跋其後一時爭傳以為盛事而余亦有二律遂羞澀不敢出匪直珠玉在前覺我形穢而已一日淑遠持素卷索余書余辭淑遠曰毋吾輩此遊原不為詩吾之所以期望子者亦不在詩詩縱不工書之庸何傷余唯唯遂書之以博一笑

別李子高言

陽明先生致良知三字洩千載聖學之秘有功

于吾道甚大而先生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夫有善有惡二句與致良知三字互相發明最為的確痛快為善去惡一句雖非大學本旨然亦不至誤人惟無善無惡一句關係學脉不小此不可不辨何也心一耳自其發動處謂之意自其靈明處謂之知既知善知惡是良知可見有善無惡是心之體今日無善無惡心之體亦可曰無良無不良心之體邪近日學者信

致良知之說者併信無善無惡之說固不是非
無善無惡之說者併非致良知之說尤不是或
曰果如致良知之說然則諸儒所稱或主靜或
居敬或窮理或靜坐或體認天理或看喜怒哀
樂未發氣象彼皆非歟曰不然良知是本體居
敬窮理諸說皆是致良知功夫致之云者非虛
無寂滅如二氏之說也致乎致乎豈易言哉華
下李生崇魏潛心致良知之學有日頃同渭南
吳生從儉負笈裹糧不遠二百里徒步從余學
且時方隆冬沍寒余留居月餘見其志堅思苦
卓有黃直卿之風心甚嘉之今歲暮二生辭歸
因書此為別聞生有兄崇峯亦有志于此學歸
而以余言諭之知其必有合也

別李士占言

靈臺李生士占于戊申冬介藍田楊司訓從學
于余時士占方自太學歸因別家久不能多留
約明年當專負笈卒業焉越歲己酉三月士占
果來聽講逾月而別津津大有所得瀕別余無

以為贈竊念吾鄉自橫渠先生講學後真儒代不乏人而近日此學益覺興起殊為吾道慶幸夫聖賢之學不在玄遠即子臣弟友間而道在即辭受取與間而道在即日用常行衣冠言動間而道在于此一盡道使仰不愧俯不忤即此便到聖賢地位聖賢非絕德也後世功利習熾人不知學即有志于學者不求之虛無寂滅即求之詞章口耳于是聖賢之學視為絕德不可幾及矣可勝太息士占今越數百里徒步來學此其識見力量豈不愛出風塵之外哉余甚嘉之于其歸也書此為別嗚呼橫渠往矣千古斯文之統豈異人任余不肖願與士占共茂勉之母與俗同

渭濱別言贈畢東郊侍御

夫事功節義理學文章雖士君子所並重然三者乃其作用理學則其根本也根本處得力則其作用自別侍御東郊畢公理學名儒也頃奉命攬轡西秦下車以來凡所為秦人士興除計

者靡不竭盡心力如請罷權稅請增解額尤榮
榮大者其事功業已膾炙人口為秦人士尸而
祝之矣至于立朝封事慷慨激烈不避忌諱
而搦管搗辭閱深奧衍大有關於世教即臨池
緒餘亦軼鍾王而駕顏柳其節義文章又何其
卓爾不羣也余不肖屏居深山于三者一無所
有而理學又有志而未逮公不察而誤以余為
可與言命駕浚郊縱談學問闡名理析疑義聞
所未聞嗚呼公之理學是尚可以津涯窺邪公

今將還

朝余方杜門謝客愧攀卧之無從而

公復走書山中為別公之誼高矣余將何以報
公哉蓋公之言曰自聞教之後時默默自勤每
覺經年蒿目鎮日焦思多從事跡上拮据雖于
地方事無有不竭之心無有不殫之力畢竟于
性命之學尚沒干涉茲弛擔東歸擬從靜裏鑽
研徧發聖賢經籍及有宋以來諸儒著述一一
窮究體認直欲從經事宰物之中取討歸宿務
便點滴歸源庶幾心與事打成一片然後敢言

用世嗚呼公之言精矣微矣聖學天機洩露無餘矣余又何以報公哉嘗慨世之學者離心言事則落渣滓離事言心則墮玄虛如公心與事打成一片此正公深于性命之學而直接于聖不傳之統者也詎止用世而已哉以根本為作用使天下覩真儒之効猗與盛矣余自聞公教曠然若醞雞之發蒙雖愧道之未聞而向所為有志未逮者或亦可以收桑榆之功于異日時公及瓜候代駐節咸林東望三峯黯然而神往不知公何以終教我也余且日夕望之矣

書江布衣卷

新安江汝脩學道有年近因夢蓮有感南臯先生題無欲真宗卷贈之諸同志各有言余讀之良快夫人能無欲雖夢亦醒不然雖醒亦夢矣有欲無欲學不學之辨也汝脩越數千里訪余山房余為題此嗚呼汝脩醒人也余得無為說夢也乎

別河津竊董五生

丙辰三月河津甯生獻誠偕其侄綿祚維祚董生振祖偕其弟振世紹介張去浮先生書越疆徒步問道于盲河津故薛文清公里也文清公之學以復性為宗諸生有志于學惟求復性足矣烏容枝指晦翁云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夫復其初則復性矣而必自效先覺之所為得之余愧非先覺而文清公即吾輩之先覺也惟效文清公之所為則可以復性矣又烏容枝指雖然性為何物復用何功於此參之又參究之又究以至於無可參究處一旦豁然有悟才是深造自得如此則居安資深左右逢原才謂之真能效先覺之所為不然縱依樣畫葫蘆竊恐其轉效轉遠又何性之能復哉故不效先覺不可以言學而不自得亦不可以言效諸生行矣願各努力即秦晉異地猶如晤言一室也

題辭

關中四先生要語題辭

涇野先生語錄故二十七卷苑洛先生語錄故
六卷海內傳誦已久至谿田先生語錄止存數
則于嗟峨書院志中斛山先生語錄附刻于遺
稿後人多未及知余生也晚不獲摳衣四先生
之門而讀其語錄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因彙而
錄其言之尤要者分為四卷以便觀省若謂即
此足以盡四先生非余不佞之所敢也且余之

所錄者四先生言耳四先生德業節義炳耀今古蓋所謂行過其言者求四先生者又進而求之于行斯得四先生立言之意不然即取四先生全集讀之亦徒為口耳贅也矧要語乎哉傳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吾黨勉矣

學會約題辭

歲丙申秋余與諸君子立會講學於寶慶寺越數會諸君子請余言為會約余謝不敏諸君子請益力爰述所聞條列如左亦藉手請正意也

諸君子其謂之何

關中士夫會約題辭

夫世道隆污係士風厚薄而返薄還厚倡之者當自士大夫始使士大夫而猶然不倡則於齊民何責焉昔夫子歎時人論禮樂而決之曰吾從先進當其時豈無野人夫子者而夫子不之恤若曰知我者其惟先進乎罪我者其惟先進乎今萬世而下猶知有先進可從者伊誰賜也吾二三士大夫誦法孔子有日覩今世道士風

可不決所從而徒空歎君子野人哉頃者經軒
熙宇二先生過訪精舍談及吾鄉士風為之咨
嗟太息者久之余曰此豈異人任也在二先生
倡之何如耳二先生曰然是亦不可以無約子
其任之余謝不敏曰有諸前輩在二先生曰否
否即此是前輩命也長者命少者不敢辭子其
任之余曰唯唯遂載筆從事於二三士大夫之
後

輔仁館會語題辭

余講學里中而四方同志多有擔簦至者頃許
生大倫至自榆陽顧生唱離至自姑蘇張生士
鯤孫生繩祖至自華下咸寧楊生起泰輩傾蓋
四生遂成莫逆朝夕切偲驩如也一日任生國
珣錄其會語就余請益余喜甚因進諸生諒之
曰諸生今日之志亦既真且猛矣第合則作離
則輟始則勤終則怠人情乎諸生惟不以離合
易志不以終始改節則今日之言不啻足矣余
又何益焉諸生再拜謝曰先生之言益莫益于

此矣請書其言於簡端以代韋弦之佩

朱貧士行錄題辭

余為朱貧士傳成一時同志爭傳之而世風亦借以少砥余門人馬生元吉輩復哀公移墓表祭文等篇指贊殺青題曰朱貧士行錄仍白余一言弁首余惟善惡報應人皆知之第朝為善而夕則望報一不報而遂以為為善無益朝為惡而夕亦畏報一不報而遂以為為惡無損不知天道蓋久而後定不在旦莫間也嘗見世之

不檢者多得意一生而至末始報比既報而悔之無益改之無及亦足悲矣嗚呼使早知末之必報也則豈有不凜凜于當年者耶易坤卦以履霜戒堅冰而詩之七月亦自秀萸計臚發古人之為慮遠矣朱生苦節篤行生平不求人知人亦無有知者而名至末年始著即諸公之表揚余之為傳豈有所私于朱生哉蓋自有莫之為而為者在也孔子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信矣信矣因書此以醒世之闇於天道

者

跋

孟雲浦教言跋

先生講學新安而伊洛之間庶幾復覩二程之
 化觀其示初學用功諸條而先生之教之學可
 窺一斑矣頃者先生寄示不佞不佞受而讀之
 欣然有當於心也爰付梓人用代常弦之佩併
 與同志者共焉

昔未劉孟直嶽會雜詠跋

華嶽之會足稱一時之盛余愧不足為諸君子

後所幸有孟直諸什則今日之遊可托不朽矣
昔朱元晦與陸子靜遊白鹿洞泛舟樂曰自有
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余于今
日亦云余兒康年侍行得此詩殺青以傳余為
跋其後

周淑遠遊華山詩跋

古今名公遊華嶽者代不乏人未有徵會講學
如今日者亦人不乏詠未有永言孝思如淑遠
氏者昔陸象山與朱晦翁講義利章于鹿洞聞
者流涕今讀此詩而有不流涕者非夫也余頃
與同遊諸君子講惓惓于孝弟二字其于千古
聖學頗足自信蓋淑遠倡之矣

理學詩選跋

馮從吾曰選理學詩與選唐人詩異選唐人詩
論詩不論人所謂人以詩重也選理學詩論人
方論詩所謂詩以人重也嗚呼學者將人以詩
重乎抑將詩以人重乎讀是編可以自悟矣輯
成復書此以諭同志

辨學錄跋

夫學一也有異端之學有越俎之學有操戈之學何謂異端之學佛老是也而佛氏為甚二氏非毀吾儒不遺餘力乃巧于非學之尤者而講學者多誤信之故不可不辨何謂越俎之學吾儒講學所以明道也講間惟當泛論道理如孔子論明德新民子思論天命率性孟子論夜氣性善皆是泛論何嘗着跡譬如白日當天在在皆其所臨照時雨露足處處皆其所潤澤非專

為某人某人而照某人某人而雨也無論居官居鄉當講學日不得議及他事論及他人方得講學家法不然是以議事當講學以論人當講學也不幾于越俎而失體哉何謂操戈之學吾儒學問當以孔子為宗而顏曾思孟周程張朱比皆誦法孔子後學所由以津梁洙泗者也若曰學當以孔子為宗而周程張朱皆不足法即此一念去學千里矣以周程張朱為非以孔子為是是孔子特不敢非耳若孔子可非則亦非之

矣非宋儒而宗孔子亦非真宗孔子者也且非
宋儒而獨宗孔子是其心以孔子自任也以孔
子為宗則可以孔子自任則不可即此一念去
學萬里矣况此心一慣其勢不至併孔子而非
毀之不已也又何以為宗孔子耶世之非學者
方且非毀宋儒而我又從而附和之不幾于操
戈而入室哉蓋異端可駁也而以駁異端者駁
時事則為越俎異端可闢也而以闢異端者闢
宋儒則為操戈此尤人情之易流學術之隱病
不可不亟辨者也嗚呼不講學者無論即躬行
講學毅然以聖道自任者多坐此病而反令非
學者借為口實其所關係不小異端之病余于
錄中已詳辨而越俎操戈之病則未之及也因
書此與同志共戒之

古文輯選跋

余既輯古文成或曰李斯上秦王書古矣胡刪
之曰焚書坑儒其人非也或又曰既刪之而目
錄中猶存其名何也曰存之以為世戒也見做

人一差即文如李斯亦不足傳也或又曰韓退
之人則美矣諍臣論不選何也曰退之果與亢
宗厚善忠告善道密規之可也如規之而聽善
則歸友不自以為功可也如規之而不聽不可
則止不成人之過可也如不厚善則言與不言
置之不談可也乃見不出此而著為論以翹人
過文雖工其如失朋友之道何厥後永叔上范
司諫書上書極是而中亦引退之此論可見不
惟退之不自知其非即永叔亦不知退之之非
矣在退之不過智者千慮之一失原不足為病
第懼後之人借著作以洩私忿者以此為口實
也故不得不辨或又曰孟子不嘗言蚺鼃乎曰
不然孟子著書于既諫之後退之著書于未諫
之前所以不同耳或又曰是則然矣古文明世
者甚多此得無有掛漏乎曰古人名世者誠多
余止據一時所見錄之耳非遂以此為盡古人
之長也掛漏之說敬聞命矣

墓表

明誥贈奉直大夫冀州知州東泉楊公配
贈宜人陸氏合葬墓表

明興大江以北彬彬多理學之儒先是泰州有
王心齋布衣近時廬陽有蔡肖謙符卿乃今懷
遠又有楊原忠郡伯云余于原忠叨一日之雅
頃千里函幣屬余表兩尊人墓余即不文誼曷
可辭按狀公諱濂字子靜別號東泉其先蒙城
人洪武初諱選者避亂徙懷遠占籍遂家焉選

生擥擥生朗朗生華華生環即公王父也家世業農環生三子長諱均即公父以儒術起家司訓永年改長山晉諭利津仕終岷府教授為王者師初娶御史魏公貞曾孫女生公八歲失恃王母岳鞠育之繼母徐又生二子而公居長英敏慷慨有大志踰髫髻趨庭學舉子業即能解悟人以為進取有機矣時教授公尚為諸生映雪囊螢不治家人生產業家徒壁立公歎曰有子而使其父憂俯仰不克竟所志又惡在其為有

子乎乃投筆改業退而沽酒當壚日夜持籌為事親計教授公家貧而好客公事之有曾子養曾皙風教授公自為諸生以及宦遊燕趙齊魯間垂三十年一切日用資斧罔不周裕皆公竭力供之甚至稱貸以娛其心志而教授公不知也異母弟妹凡五人次第婚嫁悉公營辦及教授公之任公令諸弟侍行而已守舊廬作業不輟教授公歸行李蕭然所遺圖書及舊廬悉推讓諸弟教授公及繼母徐先後棄養其喪葬悉

遵會典及文公家禮且獨力襄事不少累諸弟人尤以為難鄉人有子獲罪于父者其父怒不解公聞而勸慰其父援古証今剴切懇到聞者莫不酸鼻而其子遂悲號自責請罪膝前卒復父子之好如初公嘗携僕之教授公任就食旅館其僕陰竊其直以去公覺而切責之且令識其主人比還令僕如數償之主人始驚訝感謝不已其天性孝友輕財重義類如此公配陸宜人為名家子生而柔嘉勤儉精女紅年二十歸

公克執婦道家嘗貧不能供舅姑甘旨悉脫簪珥佐之事繼姑更得驩心祖姑岳病臥久手自扶掖左右朝夕不少怠飲諸娣姒以和庭幃間絕無猜忌遇諸臧獲有息每見其子有督過者輒戒之曰彼獨非人子邪理家政井井有條與公白首相敬如賓公以孝弟重月旦評宜人內助之力居多生子四長嘉會生員蚤卒次嘉言娶徐氏次嘉行娶韓氏繼尹氏次嘉猷即原忠丙子舉人官至貴州鎮遠知府娶劉氏封宜人

孫男四、尚耕生員、尚古俱言出、尚渾太學生、猷出、尚蒙生員、行出、孫女六、一適生員高一驥、一適生員潘士謨、一適陸爾馭、一適何某、一適莊某、一許字何某、曾孫男五、培、永、渾、出、培仍耕出、培、蕃、古、出、培、光、蒙、出、曾孫女六、一許字胡某、一許字梅某、一許字劉某、餘尚幼、公生正德辛未十月二十四日、卒隆慶壬申七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二、宜人生正德辛未七月二十八日、卒萬曆丙子九月初四日、享年六十有六合、葬

舊城北祖塋、公沒二十餘年、為萬曆壬寅、以原忠考績、贈公奉直大夫、冀州知州、陸贈宜人、制稱公負薛包之至性、善處母子兄弟之間、追陳寔之高風、獨標里黨鄉閭之譽、稱宜人高堂、滌瀦、佐孝子以承歡、中壺佩環、襄哲人之市義、嗚呼、公夫婦亦可以不朽矣、馮從吾曰、諺云、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其然豈其然乎、原忠文章政事、大噪一時、力承正學、為世真儒、而不知公之隱跡、市廛躬行孝弟、其發祥長而啟佑遠也、余故

馮少坡集 卷三 墓表 十九
忘其不文撮公行事為公表諸墓道俾世之君子知原忠學問淵源蓋有所自云

墓誌銘

王氏女墓誌銘

亡女余妻趙孺人出也適咸寧庠生王紹經紹經先娶于秦故亡女稱王繼婦云女生而臞甚然言動不凡外舅縣尹公見而奇之是時先大夫先宜人棄養久余同伯氏居伯氏視之不異已女六七歲聞余讀書聲即願聽時或問其大義余私謂孺人曰使此女也而男無憂科第矣稍長精女紅鍼繡維刺多所妙創家人竟日不

聞笑語聲、余甚憐愛之、萬曆己丑、余成進士、讀中秘書、女與孺人如京師、壬辰、余以御史請告歸、越歲癸巳、女適王氏、王關中鉅族、自江涯公以名御史起家、而敬齋君又以長厚繩其武、紹經英年好修、亦其家教然者、女既適王、與紹經相對如賓、相談必以道義、尤惓惓孝弟二字、紹經時為余誦之、乙未、余補官、携家京師、女與紹經從、女日夜從、史紹經學、此外他無所及、余素性踴涼、斤斤於辭受、取與女知、余非矯也、嘗曰

父平日講學、正在此處、自驗不然、所講謂何、余自是益有所警省、居亡何、余奉命奪官歸、家人有私悔、余多言者、女則曰、士君子立朝、不如此安、所稱臣節、女當在京邸時、居恒念祖姑及舅姑、不置、比抵家事之禮、彌篤、祖姑李以十九守節、今踰七望八、老矣而精神尚健、內務無鉅細、無不殫力、家人尠能當意、女獨能得厥驩、其舅即所稱敬齋君、素以孝聞、知女能得李驩也、愈益喜、敬齋君有子六、而紹經為長女、嘗為余言

曰每見世俗家多以兄弟妯娌生嫌疑病根皆起於冢婦任事者徑情避事者推諉諸娣何則焉是益重舅姑憂耳余頷之而女能以其言試諸踐履舉凡內務念祖姑老姑薛病欲代夫生母顧庶母何勞也亦無鉅細無不殫力故聞以內諸靡不辨具紹經性素儉約女以淡泊相之服飾器用多秦故物女怡然無少嫌歲節必縣秦遺像祀之紹經業舉子業女諄諄以做人相勸勉紹經以行誼稱庠校間女內助之力居多

女素無病丁酉三月十六日產一女產後十三日而病至次月初五竟不救死距生丙子正月初五日生才二十有二年耳嗚呼痛尚忍言哉憶昔余被逐宿固節燈下與紹經臬女與兩兒坐談余向紹經曰從此歸山惟有著實講學以共肩斯道女從旁應曰父平日不曾虛講如何如今才去著實余聞之慄然今言猶在耳負愧良多嗚呼痛尚忍言哉紹經卜以歿之明年九月二日遷秦氏櫬併葬曲江祖塋之次而乞余

